

九歌文庫490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

吳鈞堯〔著〕



吳鈞堯 著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版權
所有



翻
印
必
究

九歌文庫 490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

They are the last to Know

著 者：吳 鈞 堯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 3 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2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路位址／<http://www.books.com.tw>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2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27773915)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1998(民國87)年 5 月10日

定 價：160元

ISBN 957-560-523-3 Printed in Taiwan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目 錄

無法預測的發展（序）

林水福／3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／9

沒有人尋找失蹤的人／41

影子咖啡／71

二〇〇一狂雪年／101

闖入／135

二〇一〇年的月光婚禮／157

無法預測的發展

林水福

——讀吳鈞堯《女孩們經常被告知》

—

認識鈞堯幾年，在這幾年之間，鈞堯交出的成績單讓人驚訝之外還是驚訝！以民國八十六年為例，短篇小說獎方面獲獎的有中央日報首獎、聯合報第三名；散文方面，梁實秋、中央日報散文獎皆為佳作。

到目前為止已出版《夢的反叛》、《情幻色影》、《夢的故事海》、《紅色情

迷》等四本小說，以及《我愛搖滾》、《情人絮語》等近十本創作。一九六七年出生的鈞堯，有這樣的表現，我想他對文學的熱愛、執著與努力應是最主要因素。

在文學的星空裡，鈞堯或許不是最閃亮、耀眼的乙類，但是他的光芒穩定，波長持續，而且還在成長之中。這幾天讀他的《女孩們經常被告知》更加深了我這個看法。

二

在《女孩們經常被告知》中，追求愛情與失身的主题似乎是常見的了，然而作者對女主角方玟的失身並未給予道德上的指責，當成是一種「通過儀式」，重點在於描繪方玟失身之後的心理變化，不見嚎啕大哭的場面，也沒有半夜擁被低泣的哀怨，而是以當事者心理的變化，周遭朋友的變化，巧妙且成功地營造出方玟不安與焦躁的「氛圍」，後半部塑造出來的「氛圍」感覺，是本篇成功的地方。

無論是愛恨的描述（如《影子咖啡》），或人際疏離的探討（如《闖入》），作者的手法並非寫實，而是採預測性、觀念性寫法。作者希望帶領讀者往未來思

考，從觀念中探討人性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。〈二〇一〇年的月光婚禮〉是一篇寓意豐富的觀念性小說。表面上，「膜」是保護地球的東西，然而從「不管外衣或膜都只是一個概念，它僅僅讓民衆免於恐慌，利於教育；其實膜是完全不存在」、「膜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，撤除膜的月亮，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欣賞它的美」等等字句可以讀出作者所要探討的既是具體的膜，也是觀念中的膜！

六篇小說中，以〈闖入〉構思最為新奇。主角何大衛為了體會跟往昔住木板隔間房子時一樣，對左鄰右舍的動靜可以一目瞭然，「沒事時便拿起鋼刷，努力摩擦房子左邊、右側，以及後面的牆壁」，有一天警察指他「非法侵入民宅」，因為他「可以直截看到左鄰右舍的床，家具擺設、餐廳、廚房、廁所」。日常生活中，闖入與被闖入的主從關係，原本不是那麼容易界定的，不是嗎？

〈影子咖啡〉裡描繪愛情的不穩定性與不可預測。方妃雪深愛著余秋陽，也準備長相廝守，無意中看到余秋陽妹妹的一封信，寫著「哥哥！你愛上另一個女人了嗎？」原來余是養子，準備招贅為婿，然而，余秋陽是腳踏兩條船？與妹妹之間的愛情如何？方妃雪不知，讀者也不清楚；卻招徠方妃雪對余的不信任，終於分手，

以兩杯咖啡，（一杯是影子的）這種方式，淡化、轉化對愛情的失落與怨懟！

〈沒有人尋找失蹤的人〉描繪錯綜複雜的職場男女關係，以及商場的爾詐我虞，再加上人際的疏離、冷淡，一旦「失蹤」就「沒有人尋找」！主題的詭譎、模糊如實反映出職場的複雜。

三

相同的人名出現在不同小說中，在我熟悉的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作品中，並不陌生。遠藤常以相同的主角在不同作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藉以闡釋自己的看法、理念。其中有延續的，也有轉變或突變。

作者在這本《女孩們經常被告知》的六篇短篇小說中，對相同人物做不同行徑的安排，是否處理得圓熟、妥適是另外一個問題；企圖以突發性行為，或無法以表面學經歷判斷等等性格的多重，說明人生的不安、可變與不可預測，這種努力值得肯定；不過，我想還是需要做更適當的處理。

在同年齡的作家中，作者還有一個特質是其他作家少有的：善用比喻，加深且

擴大語言的意涵。此外，詩般的文句，甚至於段落，大大增加小說的韻味與意涵。如〈影子咖啡〉中：

秋雨新下，夜空被淋得藍黑，星群浮在夜幕前，以幾乎快掉落的不安姿態吞吐光芒。大樓一排一排匍匐著，如沈睡的肢節動物，不知道牠的肢體、牠的夢將在那個地方終結。街燈則醒得相當完全，宛如跟雨絲融合，散發濡沫狀的燈光。偶爾喇叭聲刺進空宕的夜，回應它的彷彿只有靜靜的光影。

頭回縮，他細心分辨傳自黑夜的聲音，凌晨三點接近中，他看了一下錶，聽見巷弄傳來鞋底的磨蹭，那聲音剛開始好像來自表框，接著佈滿黑夜，最後，整個夜空彷彿只為一盞聲音存在著，……。他將幫她煮杯濃郁咖啡。深琥珀的咖啡沿著杯口流動，她會拿起奶精沖泡，看著柔軟的雪白逐漸退去嬌白身軀，咖啡也變成淺淺的琥珀。

她抬頭張望，天空圍成一個井口，狹長的樓身彷彿無止盡延伸。她料想，頂處或許還曬滿星芒，有一汪柔和的銀白跟天空互為積水盪漾。

再者，批判與諷刺雖不是作者佈局的重點，出其不意的「突擊」讓人印象深刻、難忘，例如〈影子咖啡〉中，警察要兩萬，李花岡沒依照要求孝敬，結果店被砸了。〈二〇〇一狂雪年〉中的交通警察遇到搶劫，置身事外，因為不是「刑事警察」。又，楊議長報載因公殉職，事實是與方妃雪發生關係時，被她刺死的。

四

六篇短篇小說各有其獨立的生命，而相同人物的重覆出現，意味著情節的延續，或性格的多元，與生命中存在的不可預知的未來。鈞堯試圖打破主角依附性格生存的「慣例」，有機地組合六篇短篇小說成為新的一部小說，他的努力值得肯定與鼓勵！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

一九九四年七月以後，我避免跟他見面，那天帶來的CD還在我那兒。我都没跟任何人說，甚至我自己也習慣忘記即將來臨的事實，那太殘忍了，不是嗎？我每天靜靜聆聽自己身體，身體卻像壞死了，我懷念那股割裂下腹的不自主抽痛、懷念腥紅的味道，想像崩血在體內流動、翻騰。天啊——你們或許料想不到，懷念以及期待經血來臨，是多麼深刻的感動啊！

一・暑假不想回家

我，暑假不想回家。

家裡有股悶悶的焦味，讓我想起許多活在那個房間的記憶。雖然不願，我卻依循雁子的季節基因，暑假一到，便不期然收拾妥行李。

醒來，明亮的天花板盯著我，米白的牆壁釘上一幀銀白框的水彩畫，滿室的白像輕飄飄晃盪的影子，使我想起前一刻浮掠的夢。夢，逐漸向我靠攏，像隻調皮的貓，用力地賴在身上不走。

那是個奔跑的夢，我在曖昧不明的路況裡狂奔，天邊、或者說腦殼最外一層意識傳來急促的喊叫：「騎野狼機車的沒有一個是好人，下回看見，要趕快跑開！」從六歲開始，我一睡著，這個聲音便從遠處接近，好像房間有扇通向一切暗門的神祕甬道。

其實，我再熟悉不過這個房間了，在這裡，我從六歲長到十二歲，直到十八歲南下就讀大學為止。在這裡，我從幼童長成少女，從玩家家酒到變成女孩的青春密房，這些都記憶在房間的牆壁上、抽屜裡。不過，我今天真是夢見遙遠的故事，陌生中年人抱住

六歲的我，佯稱他是幼稚園老師，說要載我回家。

陽光像蒼白的精靈，鑽透百葉窗，在白暫的瓷磚上亂舞。我望著舞動的光發呆，彷彿地板正在演出夢境。背光的百葉窗來得陰黑，透光處卻利得像刀。

我老是覺得百葉窗有張不肯開口說話的嘴巴，悶悶發出氣喘的聲音，它彷彿如是說：喂，該起床了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瞧你的髮亂了、衣飾尚未整理、該上什麼口紅還未知，你怎能賴在床上？

我討厭清晨，生命的甦醒意味我必須正視眼前的一切。我因而想，我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喜歡百葉窗的。

花了一些工夫適應，慢慢深呼吸，那股焦味從遠處逼近。我有些緊張，彷彿來到異國的症狀。門後，媽或許準備好花生土司或者飯糰豆漿，待我食用。隔著門，爸已經上班，弟弟正躺在沙發讀報。

那些熟悉的人、事彷彿穿上透明的薄膜，我總要花些時間，慢慢看清他們的透明其實是自然不過的親情流露。或許他們也看向這扇門，心裡想：昨天一天夜車，她大概累了、睡晚了。如果是在學校，在我那張床頭擺著浣熊布偶的床上，甚至連木板紋路都是

催眠的魔術，我可以睡到中午、傍晚。但在睡了十八年的床上，鬧鐘未響我卻已醒來。

該死的百葉窗，該死的白牆壁，或許，該把浣熊帶回家？

下了床，不記得昨夜什麼時候把地板弄得這般凌亂。衣物如碎布散落，襪子像許多舌頭貼在幾本小說上，記得內衣收進抽屜，現在卻掛在水彩畫的圖釘上。真可怕，回到這個房間，有些習慣竟自然恢復，我很容易把房間弄得顛三倒四。

眯著眼努力找眼鏡，在宿舍一向井然有序，眼鏡一定放在浣熊旁邊。如果帶回浣熊，我就可以很快拿到眼鏡。眼鏡擱在鬧鐘後面，映著光的它像在譔笑。

只有幾小時工夫，回想起來像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。如果暑假不回家，昨晚就不用趕搭夜車。我輕輕轉動鑰匙，門鎖傳出「磕磕」幾聲，很像骨頭的崩裂。跟暑假無關，掌心冒汗只因爲即將踏進這扇門。我像隻老鼠，儘管不喜歡這類鬼崇動物，卻要學習鼠輩偷摸的本領。

可惜深夜是個微小聲響都會引起地震的時刻，開門，媽已站在陽臺落地窗後。她欣喜望著半年未謀面的我，用很多聲音跟動作表達她的焦躁。她如釋重負後急速說道：「治安不好，要財要色的歹徒砸死五個還有六個，我還特地叮嚀你早點回來，你看，都

半夜兩點多了。」

女孩們經常被告知諸多生活守則，這是媽媽囑咐裡高危險度的一條。上國中後，她每天都要叮嚀兩、三回，次要的一項是不可以跟陌生人說話。「不記得了嗎？你六歲那年，差點被人抱走。我瞥見你的白蝴蝶結及時找到你。他丟下你，騎機車逃跑，要不，小玟啊，媽可不知該怎麼辦好？」

我愧疚放好行李，深睡的屋子重新醒來，弟弟打了惺忪的招呼後隨即入房，爸索性坐在沙發上抽菸。

我跟回復情緒的媽說：我不餓、不累——渴？是有一些。喝了甘蔗汁，我像個靦腆的客人坐在沙發上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跟媽說我覺得有些累了，明天逛百貨公司？行，但我得先睡個覺。

凌晨三點我走進房間，背後媽媽的拖鞋聲像青蛙怪叫，不一會兒屋子入眠。時間彷彿撥動著吉他的弦，客廳牆壁——更像是牆壁內側傳來短促的規律顫動。

房間維持離開時的模樣，討厭的芭比娃娃穿著粉紅色的公主洋裝，靠著書桌無神望著。我倒出行李整理，熟悉的焦味很快侵入，雖然討厭房間的氣味，但至少，它有一扇

門隔絕外面的世界。但我不記得有把房間弄得這麼凌亂，真可怕，雖然不願意，但雁子的基因復活時，我在這間屋子的習慣也跟著醒來。

我從小就有副好本事，可以讓混亂的環境在很短的時間內復原。我用甦醒的習慣對抗復活的習慣，很快，房間恢復乾淨。盥洗完畢，按照百葉窗的暗示、根據女孩們常被告知的打扮原理，我穿上白色長裙，變成一名端莊淑女。

我望著門想：如果推開門，暑假就在它的後面，那該有多好？

二．變身跟門後世界

推開門後我就變成另一個方玫、成為另一個人。

明知臉上的嬌怯並不適宜，卻無能改變什麼。那個非常熟悉的「我」變得陌生，像被鎖在不著邊際的地方不停墜落。媽依循十來年我對她的印象，首先出現廚房，稍稍的身影背對客廳，不急不徐料理家事。面對媽的背影我常覺感動，因為我知道從很早很早開始，她已把我們當成她世界的全部。

她是個喜歡笑的女人，但她其實什麼都沒有。我是她的世界，方書、爸爸，也是她